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佛曆二五二九年十二月初版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23

(全一百冊)

定價：新臺幣捌萬元正

本書作者：
赤沼智善

版請勿翻印有

主編：藍吉富
發行人：朱蔣元
出版社：華宇出版社
址：台北縣中和市景平路二五九巷二四號二樓
話：(02)94266742-2477372
撥：00-1762513號朱蔣元帳戶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524號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23

漢巴四部四阿含互照錄

赤沼智善著

華宇出版社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一

白聖大師序

近三十餘年來，台灣佛教之發展，頗有明顯之進步迹象。其中，佛書出版之日漸蓬勃尤為衆所週知之事實。

台灣光復之初，不唯大藏經難得一見，即或單行本佛書，亦為數甚少。然時至今日，單行本佛書充斥坊間書肆，藏經之流通於世者，乃有六、七部之多。與三十年前相較，真有天淵之別。

縱觀光復以來之佛書出版史，有三件大事最值得一提：

其一，為大正藏、卍續藏之再版。此二藏之流通使台灣佛學界輕易即可請藏，佛法之普及於知識分子間，此事居功甚偉。所惜者，二藏皆東瀛人士所編，吾人不過翻版而已。

第二件大事，則為張曼壽居士所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一百冊）之出版。該書為國人自編，且全部重新排版之佛教大叢書。內容匯集民初六十年之佛學研究成果，頗便初學。

然現代佛教學術叢刊雖為新編新版，內容則悉取自舊有佛教書刊，故較乏新義，就介紹新知之立場以觀，自有所不足。此次朱蔣元、張光雄二居士鵠巨資

、開譯場，由藍吉富居士主編，選取國際佛學典籍百種，悉逐譯為中文，編成「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一大叢書，其事較前此二大事更饒意義，亦更為艱難。謂之為光復以來台灣佛書出版史之第三座里程碑，實非過甚之辭。

聞該書第一輯即將出版，朱居士索序於余，因贅數語，以誌隨喜讚歎之意云爾。

白雲

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於台北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二

印順大師序

華宇出版社編譯出版「世界佛學名著譯叢」，共一百冊，介紹近代國際佛教學術界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與研究工具等，雖以日文作品為主，但內容是徧及各方面的。對於提昇國內佛學水準來說，相信會有重大影響的！

我們中國佛教，過去經長期的翻譯、研求與闡揚，到隋唐而大成。這是以中期的「大乘佛法」為主，上通初期的「佛法」，下及後期的「秘密大乘佛法」。中國固有的佛教，基礎異常深厚，日本佛教就是承受這一學統，適應現代，展開新的研究而有所成就。以中國人的智慧來說，如能重視中國傳譯的無數聖典，各宗奧義，進一步的攝取各地區的佛法，參考現代國際佛學界的研究成果，研究、抉擇而予以貫攝，相信會有更好的研究成績，佛教也一定能更充實光大起來。遺憾的是：時代是無休止的動亂，佛教受到太多的困擾；傳統的佛教界，又不能重視佛學。這才使國內佛教學的研究環境、研究水準，遠遠的落後於國外，無法適應趕上，這真是近代中國佛教的痛事！

我覺得，三十年來，由於政治安定與經濟繁榮，宗教自由，佛學界也有了新趨勢，對於佛教學的研究

發展，已有了可能性。「世界佛學名著譯叢」，在這時編譯發行，真是適應時機的明智之舉！無疑的將使中國佛學界，能擴大研究的視野，增進研究的方法，特別是梵、巴、藏文——有關國際佛學語文的重視與學習，能引導國內的佛學研究，進入世界佛教學的研究領域。這部書的出版，將促成國內佛學研究的一個新的開始。

印順 七十三年十一月於台中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三

星雲大師序

十九世紀以來，歐美列強，由於政治、經濟、宗教等因素，對東方文化爭相關注。西洋的佛學研究，即造端於此。其後，在漢學、東洋學、比較宗教學等領域裏，常有涉及佛教的論題。佛教研究乃日漸興盛，終至有「佛教學」一門學科產生。

日本在十九世紀末、南條文雄、高楠順次郎等人自歐洲留學回國以後，其佛教研究態度及方法，乃逐漸脫離傳統形式而取法西洋。近百年來，該國佛教大學成立數十所，研究人才充斥學術界，佛書之刊行量，亦為舉世所矚目。

像日本西洋這類佛教研究，大多站在學術、文化立場，是人本主義的。其優點是能廣泛應用梵、巴、藏、漢等各種語文資料，以及史學、社會科學、考古學等方法。因此，其目標雖非着眼於弘法，然而，於史實真相之探求，各地佛教發展的軌跡，也頗有可以取資之處。吾人如能以漢譯大藏等資料為基礎，輔以此類西洋日本的學術成果，則其能獲得較圓滿的研究結論，自是可以預卜。

華宇出版社近擬發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一大叢書，內含歐、美、日本佛學名著一百種，並悉譯為

中文。這是一件有意義的學術文化事業，值得隨喜。
朱蔣元居士徵序於余，乃略述數語如此。

星雲 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於佛光山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四

淨心大師序

佛教研究大體可以分爲兩方面，一種是信仰式的研究，亦即站在信仰角度爲佛法所作的各種解析或闡釋。另一種是非信仰式的研究，亦即站在求知的立場，去探索佛教的內涵、發展及其影響。

第一種研究也就是傳統的佛學，從印度部派佛教、錫蘭覺音的各種註疏、大乘之中觀、瑜伽、如來藏三系的義理體系，以及中日韓各國的教義組織等，都屬於這一類。至於第二種非信仰式的研究，則起源於近代西方。由於西洋人對東方宗教的好奇、探索而形成的專門的「佛教學」。這種具有西洋學術特徵的佛教學，從十九世紀以來，迄今爲止，已經成爲人文科學中的一大環節，而爲歐、美，尤其是日本學術界所重視。

我國是大乘佛教的第二祖國，對於傳統研究，曾經在古代大放異彩，也爲東亞文化增加了不少極具深度的精彩內容。可惜，到近世以來，不唯對西方的客觀佛教研究頗爲陌生，而且在傳統學方面，也未能有較爲醒目的成果，比起曾受我國佛教孕育的東瀛佛學而言，也頗有遜色。這當然不是任何中國佛教徒所樂見的。因此，如何振衰起蔽，該是目前大家所應共同

思索的問題。

這次，朱蔣元、張光雄二居士籌印「世界佛學名著譯叢」，擬翻譯當代佛學名著一百種為中文。這一龐大的文化事業，恰好為「如何復興中國佛學」提出一種有力的方案。相信這部書的完成，將會為當代中國的佛學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其學術意義與價值，是值得讚揚的。

淨心 七十三年十一月序於光德寺丈室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五

演培大師序

自釋尊涅槃之後，中印各國的佛教，由歷代大德繼續傳承。由這種傳統沿續下來的佛教，有一種共通的特質，即較偏重佛教義理的疏釋與推演，而忽略史實的研求與確認。這種特質固然使佛教義理形成龐大精深的體系，但是由於忽視歷史的精確性，也往往使後人對前後期佛法混淆不分。

近代日本、西洋的佛教研究，與上述傳統方式正好相反。他們大抵從史實的推求着眼。雖然在義理研求方面不如古人，但是對史實的重視，則較古人為甚。因此較能釐清佛法的歷史發展，而不致混淆。加上研究視野及範圍，都較前人寬廣，乃使「佛教研究」蔚成一大學術王國。舉凡文學、美術、音樂、史學、哲學、醫學、天文、曆法……等層面，都可以在佛教研究裏深入地涉及。

因此，儘管這種研究也有其缺失而不能完全仰賴，但是可資取法之處亦不算少。尤其我國佛學界在這方面頗為陌生，如能吸收進來作為國人研究上的參考資料，對我國佛學的推展，必有相當程度的貢獻。這次華宇出版社印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所選譯的一百部書，幾可謂為近代國際佛學成果的縮影。全書

出齊後，對我國佛學界的裨益，是可以預卜的。我很高興能見到這件文化壯舉的推出，並且樂於向國人推薦。

漁 翁 七十三年十一月序於新加坡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六

編者序

近百年來，國際佛學界有幾項重大的發展。其一為世界各地佛教歷史及內容的發掘。印度、中國之外，錫蘭、西藏、中亞（西域）、日本、韓國等系佛教的特色與價值，逐漸大白於世。乃使世人瞭解佛教的歷史發展，是如此波瀾壯闊；佛教的修持與義理，是如此龐大恢宏。

其二是研究方法的大幅度革新。梵語、巴利語、藏語、華語的並行；考古學、歷史學、社會學、哲學、比較宗教學……等輔助學科的應用，使「佛教是什麼？」「佛教在人類史上曾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等問題，也逐步地得到解答。

由於研究範圍與視野的擴大，以及研究方法的革新，使現代佛教研究的方式與成果，大異從前。而從各國佛教大學或佛教科系的林立，也都可以看出佛學在國際人文學術界所受的重視。然而，很可惜的是，學術界這種研究風氣對我國並未能有若何影響。國內沒有佛教大學或科系，也沒有任何專研佛學的常在學術團體，研究方法也少有人能邁步走出舊有的研究領域之外。

視野狹窄與國際研究狀況的不熟諳，是我國佛學

研究停滯不前的主要原因。因此，我們才將近百年來外國佛教研究的成果，引介給國人。當然，外國著述並不一定盡善盡美，但是，去認識它們的方法、態度、與成果，則是現代中國佛學界所不可或缺的。這種認識，很可能是佛教研究全面革新的開始。

稍諳學術與出版狀況的人都知道，目前從事這一龐大的工作是相當艱鉅的。以我們目前的財力與人力，一定很難達到理想的標準。但是，我們堅信：「動手做一定比空口說要好！」因此，我們才不計較現實條件的不足，而毅然起步。

華宇出版社的朱蔣元、張光雄二先生，在極其困難的現實環境下，仍然毫不動搖地支持這件事。這種爲佛法、爲文化而傾力以赴的精神，決非徒然空口說白話的書生者流所能企及。這部書之能夠圓滿出版，兩位先生當是最直接的催生者。

七三年十一月「譯叢」第一輯出版前夕

出版前言

要瞭解佛教的基本教義，必須先把握原始佛教的核心義理，而阿含經則是原始佛教的義理淵藪。要探討原始佛教，阿含經是非讀不可的聖典。

但是，阿含經是中文本，經過翻譯之後，與梵文或巴利文原典的內容是否能完全吻合，在翻譯過程之中有無刪減或遺漏，這些都是重視求真的今日學術界所矚目的問題。由於中文本阿含經的原典並沒有完全遺留到今日，所以，無法藉原典來探求中文阿含經的原始義理面貌。於是，學術界比對校勘的方向，便只好轉到另一不同部派所傳的原始聖典上面。此即今日還完整保存的巴利三藏。其中的經藏——尼柯耶（部），即約略相當於中譯本的阿含經。

由於傳承的部派有異，因此，儘管尼柯耶在巴利三藏中的地位，相當於阿含經在漢譯原始聖典中的地位，但是兩者之間仍然並不全同，所收的經數差別甚多，排列的次序迥異，甚至於同屬一經，而內容記載仍有繁簡之別。因此，要尋找真正的原始佛法，則從這兩種有異有同的原始聖典中加以比勘核對，當是目前較為可信的方法。如能找出相對應的同一經典，然後加以比較研究，則原始經典的本來面貌，當較有可能顯露出來。這便是赤沼智善這部「漢巴四部四阿含互照錄」的編纂動機，也是該書的價值所

在。

巴利三藏中有五尼柯耶，亦即五部。其中的小部爲漢譯所無，因此本書僅以「長、中、增一、雜」之四部與漢譯四阿含相對照。此外，並附錄別譯雜阿含、梵文、藏文阿含經的對照。在研究阿含經時，這部工具書是五十多年來的國際學術界所交口讚譽的。由於國人知之者不多，因此，編者乃收之入「譯叢」之中。希望本書的引入，將是我國研究阿含學的一個重要起點。

編者簡介

AKANUMA, Chizen 赤沼智善（1885—1937）生於日本新潟縣長岡。真宗大學（後來的大谷大學）畢業。1915年，和山邊習學到錫蘭留學，停留一年半。歐洲大戰時到英國，1919年8月回國。不久，在母校擔任教授，後來母校昇格為大谷大學，仍繼續任教授之職。其間有『阿含之佛教』1卷問世。1931年辭職，專心於研究。1914年，將 P. Bigandet 的 The Life, or Legend of Gaudama ——— the Buddha of the Burmese（瞿曇的生涯或傳說，緬甸的佛陀）翻譯成日文，而以『緬甸佛傳』為名出版。大正末期，他翻譯並出版 Rhys Davids 著的 Buddhism（佛教）一書。1929年9月『漢巴四部四阿含互照錄』出版，翌年，又有『印度佛教固有名詞辭典』問世。

原書自序

自大正十三年，在「佛教研究」雜誌上刊載「漢巴雜阿含、雜部，增一阿含、增一部」的對照，以及同年在英文雜誌“*The Eastern Buddhist*”發表「巴漢雜部、雜阿含」的對照後，迄今已達五年，現在才有機會將它們整理編輯成一本四部、四阿含的漢巴、巴漢對照錄，並出版刊行。

這項對照工作，是大正三年春到大正四年秋，我在錫蘭古倫母市的寧里迦康達的精舍中，跟隨恩師尼耶尼薩拉僧正閱讀巴利聖典時為自己的方便而作的，一方面以漢譯聖典為基礎作漢巴的對照，一方面以巴利聖典為基礎作巴漢的對照。當時，姉崎博士的“*The Four Āgamas in Chinese*”已經出版，但因為很難得手，我只好自己費心地重新製作。

我的這本「對照」自然是不完善的，但却是我個人頗為方便的利器，並且為三、四位同學所傳寫，對他們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幫助。長久以來，我就一直希望能獲得姉崎博士的「對照」，以補正自己所作的缺失，但總無法如願，直到大正十二年末才從羽溪了諦氏處借到抄寫得十分完美的寫本，達成了多年的心願。大谷大學的圖書館則在第三年得到皇家亞細亞協會東京支部的「會報」（*Trans-*

action）。於是，我也想將自己所作的對照付諸發表，另一方面，雖然姪崎博士的書很難得到，但我所要出版的這本書，內容上並不見得比那本書好，因此內心有些不好意思和猶豫，但終究爲了研究者的方便，在大正十三年出版一部份。現在將漢巴、巴漢的對照收在一起，主要是使從事這項研究的人方便，而博士的書在內容上已十分完善，並不必作太多的增補，只是其增一阿含、增一部的對照十分簡略，並且缺少增一部、增一阿含的對照，因此本書中增補了前者的內容，並對後者作新的補充，但很遺憾地，這乃是相當困難的工作，所以成果並不十分理想。另一方面，我又加入一些博士書中所沒有的新發現，這雖然有助於後進的研究者，但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成果。

姪崎博士的書將漢譯雜阿含雜亂的形式恢復原形，並作對照及註解，可說是學術性的優秀著作，我的書則只是爲了方便閱讀聖典，而依現形所作的對照錄。

千鴻龍祥氏的經集及長阿含、長部的對照研究，刊載於大正十一年的佛教學雜誌，它是以姪崎博士的書作基礎，並在內容上作比較，以查明經典所傳的部派。由於與我這本書的目的不同，茲故不論。如果將來有人以我的書爲基礎，並作進一步的研究，則將是我無上的光榮，我衷心地盼望著。

大正十三年，拙稿在雜誌上刊載時，我曾稍費苦心重新作對照，很遺憾這次的出版刊行我無暇校訂。因此一定

會有對照上的謬誤，再者近年來又增加了不少可以辨識的對應經典，關於這些，都有待諸賢是正。最值得高興的是大正藏經的完成，使對照錄得以列上四阿含的頁數。

關於本錄的刊行，首先要對姉崎博士的苦心及著作表示敬意。此外，博士在其「對照」中，曾提到該書是南條先生英譯大明三藏目錄的補充，而此英譯大明三藏聖教目錄現在正好由常盤大定博士在日本再版，對於它的再度問世，心中實充滿感激之情。而讓作者最感欣慰及喜悅的，是對於南條先生歷史性的偉大著作，本對照錄可以在其阿含經典方面作少許的補充。

十多年前，在錫蘭島古倫母摩里迦康達的精舍中之尼耶尼薩拉僧正的大書房（兼客廳）唸書的情景，總令人時時追想懷念。那時，酷熱的陽光總在每天早上照遍精舍，但稍微涼爽後，我就與西藏僧史拔夫一起聽僧正講課。立花俊道等幾位日本的前輩也曾在此精舍苦修研學，他們所住的宿舍也仍保存當時的樣子。史拔夫氏正如同經典中的阿難尊者，是一位優秀、無垢、純淨的比丘，我很榮幸地與他並坐，聽聞僧正讀誦聖典的優雅聲音。每唸到經文偈頌的部份，僧正就以其緩慢、單純、清淨的節奏唱唸。這個時候，總會讓人覺得彷如置身三千年前，在世尊面前聽聞佛法一般。

史拔夫氏仰慕日本，曾誓言要到日本一趟，但不幸却病倒異鄉，不能成行。分別時他送給我的巴利文梵網經的

寫本貝葉，竟成為他唯一的遺物，而其令人懷念的容貌，現在也只能在畏友山邊習學兄的『巡禮と戰塵』書中才可看到。恩師僧正其後也入涅槃。雖然國籍、種族不同，但大家都同心仰慕佛陀，我也就是在這樣的理念下在摩里迦康達的僧房度過了一年半。關於本書的刊行，我特別要感謝僧正當時每天撥空指導，以及優秀，無垢的友人史拔夫氏對我的鼓勵。

本書的出版，是許多人努力的成果，特別是美濃晃順君以巴利聖典一一作對照，在校對（尤其是補遺）的製作上，給予很大的幫助，本書可以順利問世，實應歸功於他。這類性質的書在校對上非常困難，而佛教協會的勝原重次郎君却十分費心地一一就縮刷藏經及大正藏經完成校訂工作，令人十分感激。雖然書中難免有校訂上的謬誤，但若可以減少到最低程度，可以說都是他們兩位的功勞。本書附錄所收西藏藏經中的阿含經典，完全是仰賴櫻部文鏡君的幫忙，在此謹致謝忱；原稿製作時，龍山章眞君為我一一寫出增一部的經名，也要特別致謝。

最後，要對承辦出版印刷本書的破塵閣書房的木津顓君，以及印刷所一誠社表示最大的感謝。這種書的出版就經濟性及印刷技術而言，都是十分困難的事。這次印刷期間曾不斷發生行政及技術上的變動，致使發行日期一再延遲，比預定延緩了三個月，但出版者及印刷所仍對我任性的態度予以極大的容忍，對於他們的情誼，著實萬分感激

。本書曾遭受二三家書店拒絕出版的挫折，因此對出版本書的印刷所及出版社的犧牲更感敬佩，他們對學術界之難能可貴的護持，很值得我在此作一記述。

昭和四年九月上旬

京都花林窟

著者識

凡 例

一、本對照錄所用的略號如下：

長	長 阿 含
中	中 阿 含
雜	雜 阿 含
增	增 一 阿 含
別 雜	別譯雜阿含經
單 雜	雜 阿 含 經(單卷本)
雜 經	七處三觀 經
四 分	四 分 律
五 分	五 分 律
本 事	本 事 經
D.	Dīgha nikāya
M.	Majjhima nikāya
S.	Samyutta nikāya
A.	Anguttara nikāya
Snp.	Sutta nipātā
Itiv.	Itivuttaka
Thera G.	Thera Gāthā
Therī G.	Therī Gāthā

Mano.	Manorathapūrani (錫蘭本)
Di vy.	Divyāvadāna
Mv.	Mahāvagga
Cv.	Cullavagga
J. or Jāt.	Jātaka

二、經名後面括弧內的晨、辰、列、張、寒、宿、藏等字，是縮刷藏的部帙名；其次的數字是表示卷數及頁數；a b 的 a 是表示右即表面，b 是表示左即裏面；I 是表示行數。大是大正藏經；其次的數字是卷數及頁數；a b c 則依次表示該頁的欄數。

三、長阿含、中阿含、長部、中部是以數字表示經數，其次列舉經名；雜部、增一部依據 P. T. S. 本列舉品數；雜阿含、別譯雜阿含則列出卷數及其卷中的經數；增一阿含則依大正藏所列之數列舉品數及經數。例如下列是經數及經名：

D. I4 Mahāpadāna S.

長 I 大本經

M. I8 Madhupindika S.

中 II5 蜜丸喻經

下列是 P. T. S. 本的品數及品中的經數：

S. 35. I03 Uddaka

A. VIII. 29 Akkhanavutthā

下列是意指雜阿含或別譯雜阿含的第十卷第十經：

雜 10. 10 泡沫

別雜 10·10

而「增 23. 3」則是表示增一阿含第二十三品第三經。在雜阿含與增一阿含的經名中，沒有括弧的是依該經中的鄒陀南所列出的經名，有括弧的則是根據它的內容所暫時命名的，（？）是表示很難命名而暫時置疑。

四、對照的經典是意指其相對應的經典，但內容却未必完全一致；大體上一致的經典均被當作對應經典並列；多少有關係而應參考的經典也加以並列，並附上參字。「參」是指「參照」的意思。

五、關於以前所發現的阿含梵本斷簡，岡數遼氏在哲學雜誌四八二及四八三號，曾發表過研究報告，根據這份資料，本書中忘記或不得列為對應經典者，均全部編作附錄。

又，寺本婉雅教授在宗教研究新二卷第三號提到：被認為是巴利系且與阿含有關的經典，西藏藏經中有十五種，因此本對照錄中也有意收錄西藏的阿含經典，而在大谷大學櫻部文鏡君的協助下，這部份很順利地作成附錄。此外，七處三觀經（含有與別譯雜阿含、單卷雜阿含及增一部有關的雜經四十四章）也收在附錄中。只有別譯雜阿含因為在雜阿含、雜部的對照中

可以得知，故此處省略。

六、關於校對時所發現的材料，不能收在『本錄』者，即編成『補遺』。這類材料數量較多是因為它們：(一)、可以指出偈頌的巴漢並存；(二)、也揭載出漢譯本之間的類經、比經、同型經等。雖然補遺的製作需要花費相當大的功夫，但為了方便阿含研究者素材上的檢索，著者乃決意完成這項煩瑣的工作。由於是倉卒間所完成的，因此期待今後先賢同學諸士的指教，以追加遺漏及尚未發現的部份。出版者也希望有機會再刊行這些補遺。

『補遺』的製作，大體上依用『本錄』的經次號碼，『本錄』出現的頁數則附記於括弧中。例如：

中 22 未曾有法經 (p. 9)

A. III 36 Rājā I (p. 288)

意指追補『本錄』九頁，或二八八頁的中阿含經第二十二經未曾有法經，或 *Anguttara Nikāya* , III *nīpāta* , 36 Rājā。但附有＊者則示有誤，其下的一部份是訂正的所在。例如：

長 I 大本經 (p. 3) ……增 48.4 (大 2. 790)

即表示『本錄』三頁的長 I 大本經的對本是“增 46.4 (是 3.35-36 ; 大 2. 799)”。而實際上“增 46”是“增 48”之誤，“大 2. 799”是“大 2. 790”之誤，但這裏將錯誤的部分省略，而僅列出正確（即改正後）

的數字。就這種著述而言，頁數是十分重要的部分，因此也只訂正頁數上的謬誤，而不追究其他若干誤脫（例如將拘繩羅當作拘稀羅）希望讀者諒察。

七、其次，在『補遺』內的對本的經中，如長中雜增、單雜、雜經，乃至四尼柯耶，凡逐一於『本錄』中提出其經次、經目者，則省略其頁次，而不在此限者則標示之。

但關於別譯雜阿含，則只限於在並舉其對應本的雜阿含時才省略頁次。這是因為在『本錄』中查索並舉雜阿含的經次經目時，很容易可以得知別譯雜阿含的頁次之故。因此所有『補遺』中頁次不明的地方，均可依其經種經次在『本錄』中查出。

此外，關於『偈』的部分，因為多數經都有相同的偈，如在每部經中並列所出經的全部則過度繁雜，因此，這裏只詳列在主要經典下，其餘則只指出參見『補遺』的某某條之下。

如上述情形而有參照之必要時，著者會將『本錄』中提過的再收錄一次，這時該項會特別附以括弧。請讀者注意。

目 次

I. 漢巴四阿含四部對照

長 阿 含 經(長).....	3
中 阿 含 經(中).....	7
雜 阿 含 經(雜).....	26
增 一 阿 含 經(增).....	120

II. 巴漢四部四阿含對照

Digha nikāya (D)	159
Majjhima nikāya (M)	163
Samyutta nikāya (S)	172
Anguttara nikāya (A)	267

III. 附 錄

1. 別譯雜阿含經(別雜·省出)	345
2. 雜 阿 含 經(單雜)	346
3. 七處三觀經(雜經)	349
4. 梵文阿含經(梵)	352
5. 西藏文阿含經(藏)	355

IV. 補 遺(正誤を含む)

361

漢巴四阿含四部

對 照

長 阿 含 經

(佛陀耶舍·竺佛念共譯)

- | | |
|---------------------------------------|--------------------------------------------|
| 1. 大 本 經 (卷 9.2—9
大 1.1b—10c) | D. 14 Mahāpadāna S. |
| | 七 佛 經 (法天· 卷 10.1—4
大 1.150) |
| | 毘婆尸佛經 (法天· 卷 10.5—9
大 1.154) |
| | 增 46. 4 (卷 3.35—36)
(大 2.799) |
| | 七佛父母姓字經 (失譯· 卷 4.30
大 1.150) |
| 2. 遊 行 經 (卷 9.9—25
大 1.11a—30b) | D. 16 Mahāparinibbāna S. |
| | 佛般泥洹經 (白法藏· 卷 10.9—22
大 1.160) |
| | 大般涅槃經 (法顯· 卷 10.22—35)
(大 1.191) |
| | 般 泥 潛 經 (失譯· 卷 10.35—47)
(大 1.176) |
| | 根本說一切有部 (義淨· 卷 2.71—88)
毘奈耶雜事 (大 24382) |
| 3. 典 尊 經 (卷 9.25—29
大 1.305—34b) | D. 19 Mahāgovinda S. |
| | 大聖因緣羅門緣 (施護· 卷 10.47—52)
起經 (大 1.207) |
| | Mahāvastu vol. III. p. 197ff. |
| 4. 聞 尼 沙 經 (卷 9.29—30
大 1.34b—36b) | D. 18 Janavasabha S. |
| | 人 仙 經 (法賢· 卷 10.53—54)
(大 1.213) |
| 5. 小 緣 經 (卷 9.34—33
大 1.36—39a) | D. 27 Aggāñña S. |
| | 中 154 婆羅婆堂 經 (卷 6.92—95)
(大 1.673b) |
| | 白衣金捺二婆羅 門緣起經 (施護· 卷 10.56—60)
(大 1.216) |
| 6. 轉輪聖王修行經 (卷 9.33—35
大 1.39a—42b) | D. 26 Cakkavatti-Sihanāda S. |
| | 中 70 轉輪王經 (卷 5.85—88)
(大 1.520b) |